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十一

侯官陳喬樞撰

韓詩大雅一

文王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韓詩外傳五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
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
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
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
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
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

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筆筭暴國
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
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
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
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
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真其衣冠行爲
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
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
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
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
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

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恁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喬樅謹案無所疑恁句本皆脫恁字今據荀子補又其命維新下本或多可謂白矣謂五字元刻本無今從之

亶亶文王

韓詩曰亶水流進貌

文選吳都賦注

案臧鏞堂輯韓詩說以此入鳧鷖在亶下蒙謂吳都賦清流

亶亶與水爲韻則亶字不讀如門亶音與下董欣芬艱不協則非鳬鷺在亶章句也臧誤採之又案詩碩人頤衣妻姨私韻北門敦遣摧韻採芑焞雷威韻杕杜偕近邇韻古音脂微齊皆灰旨尾與諄文欣魂痕亦可諧然鳬鷺詩涇沙渚皆實地可指又不應於亶字獨異其例且訓水流進貌則在字亦不可通矣此注當是亶亶文王之訓下句云令聞不已是有進義故韓詩釋亶亶爲水流進貌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韓詩外傳八三公者何曰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

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又外傳十齊桓公逐白鹿至麥邱之邦遇人曰爾何爲者也對曰臣麥邱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是賤人民是寶桓公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

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
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
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潛然而
泣下曰願吾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
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
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
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祖宗之福
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
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
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樞謹案邦人卽封人封邦古字通用御覽七百三十六引

韓詩外傳亦作麥邱封人惟新序四作邑人蓋叟爲其邑之封人也湯以下十二字舊脫趙懷玉校本據御覽七百三十六引補之

又曰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前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又曰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尙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

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
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
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
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
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
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
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
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故書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樞謹案里鳧須左氏僖廿四年傳及晉語四並作豎頭須
惟新序雜事四作里鳧須與韓詩外傳同梁玉繩曰案豎未

冠者之官名頭字古叶全都切與鳧音近里蓋其氏此傳聞之別非有二名也

漢書王吉上疏曰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其本也

補

無過爾躬

韓詩曰過病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過止也義與韓異韓詩訓過爲病者過曷害古以音同通假害與病義相近一曰廣雅釋詁瘍病也韓蓋

皇清經解續編
以遏爲癘之假借字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韓詩外傳五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
審王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聖賢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
之糟粕也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
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
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真糟
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大明

天難說斯不易惟王

韓詩外傳十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
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
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承主天命畏之無疆
厥躬無敢甯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
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位爲憂未
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訖斯不易惟王

案詩攷引外傳作訖今本改忱非

喬樞謹案鄭君箋詩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此讀易如字今據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其下
引詩天難訖斯不易惟王是以易爲難易之易與毛義不同
文王詩駿命不易箋云天之大命不可改易亦讀易如字其

注禮記大學篇引詩曰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用三家詩說故讀同難易之易耳

天謂殷適使不使四方

韓詩外傳五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邈然遠望曰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黯然而黑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夫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

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爲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憊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謂殷適使不挾四方

喬樅謹案天謂今本外傳作天位此據詩攷所引改正挾毛詩作挾傳云達也孔氏廣森曰按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真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

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同舊讀浹日之浹非胡承
珙曰按爾雅釋言浹徹也徹卽通達之義故傳以挾爲達鄭
箋云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韓詩外傳亦以令不
行釋詩不挾義與毛鄭同蓋挾挾浹古皆通也馬瑞辰曰爾
雅釋言訓浹爲徹釋名云達徹也小爾雅曰徹達也說文無
浹字古浹字止作挾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
爲浹是浹古作挾之證韓詩外傳引詩作使不挾四方挾乃
挾之通借字

又案師襄子初學記十六引韓詩作師堂子文選七發李善
注引韓詩作師堂子京堂襄音近子京其字也梁玉繩曰師
襄子是衛樂師非論語擊磬襄故古今人表判列爲兩人自

王肅僞撰家語其辨樂篇襲韓詩外傳而妄增擊磬爲官之言遂合二襄爲一誤矣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三國志曹植疏體文王翼翼之仁

補

磬天之妹

韓詩曰磬譬也

釋文又詩正義

喬樞謹案毛詩作倪傳云倪磬也正義曰此倪字韓詩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諭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譬喻卽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段氏玉裁曰說文倪諭也此以今語釋古語倪者古語磬者今語是以毛詩作倪韓詩作磬如十

七篇之有古今文許不依傳云磬而云諭者磬非正字以六書言之乃倪之假借耳磬磬古通爾雅磬盡也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曰倪說文一曰聞見也聞當作閒釋言閒倪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說爾雅亦釋詩也閒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閒見之胡承珙曰案傳以磬釋倪箋以如申毛孔疏解以磬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詁由來久矣段注說文謂毛以磬釋倪是以今語釋古語此說是也其又云磬猶言竟是又云倪是閒見盧氏文弨又從聞見爲義說皆非是後漢書胡廣傳倪天必有異表若曰竟是曰閒見曰聞見則必連之妹二字方成文義必不得以倪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如天二字本可斷讀君子偕老傳曰尊之如天是

也郝氏懿行曰爾雅釋詩當俛在閒上今本誤倒耳說文云
俛譬諭也一曰閒見卽本韓詩爾雅爲訓閒者釋詁云代也
閒見猶言不常見也凡譬況之詞必取非常所見故云罕譬
而諭方言謂之代語說文謂之閒見其義一也馬瑞辰曰今
按代亦比擬之詞猶言譬也古者以此易彼謂之代以此擬
彼亦謂之代晉宋人擬古詩皆曰代其遺義也又以此擬彼
則猶有彼此之別故代亦曰閒是知爾雅以閒釋俛閒代之
義亦與譬通矣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後漢書鄧曄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
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眾

補